

中正待訪錄：一個對岸學生的觀察與體悟

文 | 安子昂

序言

我原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去年3月申請赴中正大學歷史所交換學習。之所以選擇中正，一者因中正歷史所有關於我研究方向的著名教授，二來在學術關注本土化的台灣，中正大學則是比較側重於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院校，與我興趣契合，遂欣然往之。我願意將一百餘日在中正學習生活之經歷，化作個人觀察與體會與眾人分享，並力求既不持狹隘偏見之傲嬌，亦摒棄「小清新」、「小確幸」之流俗。當然，絕對的價值中立是永遠無法做到的，能做的只是常懷一顆對不同文化與不同學術環境的理解與敬畏之心。在台灣的短期學期生活即將結束的時候，寫下這篇短文，以之為數月來生活之總結，亦為一段經歷的反思與紀念。

壹、關於中正的教師及其授課風格

由於學習時間比較短暫且研究所能接觸到的教師有限，我對中正歷史系教師們的觀察難免「管窺」，但亦有比較深刻的印象和體會。就中正歷史系的師資陣容來看，可謂「精而寡博」。所謂「精」是指教師們總體教育背景殷實，尤其是比較年長資深的教師大多具有歐美一流大學的教育經歷，相較於中國大陸的頂尖高校，雖然1970年代以後出生的教師具有海外名校背景並不稀奇，但中老年教授與博士生導師們畢業於海外名校者寥寥無幾。國外大學的教育背景不僅僅是名校品牌的浮淺象徵，更是一種跨文化的傳遞，能夠傳遞給就讀於中正歷史系的學生們不同的方法與理念。至於我所謂「寡博」，是指歷史系教師所涉及研究方向非常分散，這種現狀帶給學生的直接影響是大學部與研究所的學生無法獲得比較全面的學術選擇空間。譬如中國史面，可能每一斷代多則三四位教師，少則一位甚至沒有，世界史方面的教師研究領域無法涵蓋大多數的主流國別史。大學部學生的通史基礎課程教學則難以全面深入，研究所同學的選擇方向則比較局限。當然，「精」與「博」是「品質」與「體量」的博弈關係，辦學者也只能勉力而為。

中正歷史所的授課風格則體現出鮮明的「系統性」強特徵，即授課教師會在開課前公佈授課大綱，大綱涵蓋課程主題、參考文獻以及每一講的具體課程內容，有些教師甚至會提供每一講的講義或大綱。這種授課形式的背後，其實體現了教師對所開設課程高度成熟的思考，避免了非理性的隨意，在中國大陸則罕見碩博課程提供大綱或講義的教師。研究所的課程主

要以教師引導、學生討論為主，課堂討論氣氛發散性強，使我個人在各種討論中能夠獲得很多與自己研究相關的啟發，獲益極大。與非要同中國大陸的碩博生課堂討論相比，則前者較為發散，而後者比較集中，顯然各有其長。不過，在歷史所學習期間，我沒有見到圍繞某一位同學研究或論文的專場討論（論文發表會除外）。

貳、關於中正的學生

在中正大學最愉快的時光是與中正的同學們度過的，我對中正大學學生的最深印象是「多元化」。這種多元首先源自台灣高等教育的高度普及化，使得進入大學學習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據我瞭解，考入中正大學學習還算不太難（相比對岸錄取率來講，卻是極其高概率事件）。很多台灣人因此譴責大學生源質量低，大學文憑氾濫，其實這沒有看到教育普及帶給台灣大學生源的多元化，即不同成績及特點的學生可以共處一校。因為中國大陸考試競爭非常激烈，生源分數階級分化明顯，導致每一所學校錄取的學生幾乎都處於同一個分數區間，這樣的惡果就是生源的「同質化」。我在中正所遇到的學生則成績差異很大，成績不只是學習優良的差別，而是人才的「異質」，而這種「異質」反而帶來了更多的創意與活力，無論是生活還是學術。「多元化」的另一個表現是生源的國際化，在中正的境外學生非常之多，主要國家及地區包括馬拉西亞、香港、菲律賓、印度、印尼、中國大陸、澳門、韓國等，這一方面獲益於台灣持續的開放性政策與社會文化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則由於兩岸關係惡化及總統府的「新南向政策」，使得學校能夠不斷獲取更多來自四方的學生。此外，「多元化」的第三個表徵是生源專業背景的多元，就歷史所碩博生而言，我接觸到大學或碩士期間來自不同專業的同學，或中文或藝術或哲學，甚至有理工科同學來念歷史學位。他們不會被視作荒唐或沒基礎，而是被接納和培養。聖人的「有教無類」之道，至此可知矣。

參、關於中政的研究資料建設

在台灣期間最大的收穫之一便是可以往來於中研院、故宮及臺大等研究機構之間收集資料，但無可諱言的是，中正大學的基礎資料建設非常滯後。就歷史學科而言，中國、日本及西方國家開發的比較主流的文獻數據庫系統，中正幾乎都沒有簽約購置。紙質圖書的購買也相對比較匱乏。但是，就歷史所的教師們而言，他們個人具有很高的購買建議熱情，我接觸到的一些老師長期不遺餘力地建議圖書館購置相關學科方向的參考資料，形成了在某些極細緻的研究方向上具備相對比較豐富的資料館藏。相對於理工學科而言，人文社會科學無疑更加倚重於傳統文獻資料的利用與發掘，基本資料的匱乏成為限制學生們求知眼界的一個局限，對於研究所學生日常學習研究的推進應該也有不小的障礙。

肆、關於中政的行政與服務

「高效」與「人性化」是中正大學乃至整個台灣社會行政服務系統最好的特徵描述。以歷史學系為例，所有訊息包括課程培養、學術會議、教學安排、研討活動、文藝活動等都會集中以系辦行政老師之處統籌通知協調，具體的活動還會有成熟專業的負責人進行組織。就整個中正大學的行政系統來看，教學、後勤、圖書、安保、體育等事項，皆有極為系統的管理模式，規章制度與辦事細則之精確是非常了不起的。其實，一所大學的水準不僅僅體現於教學與科研層面，行政管理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它可以展現出這間學校治校者的管理與運作能力，以期達到教育資源的最大化與最優化配置發揮。

伍、關於中正的生活環境

中正是一間位於南台灣鄉村地區的大學，這與我在北京就讀的人民大學在生活的環境上有很大差別，後者是亞洲最發達的巨無霸城市，而前者則是恬然怡人的臺島鄉土文化地。安靜的睡眠環境、稀疏的人口、蝸牛式的生活節奏、無盡的菠蘿田地、充斥著狗狗的校園、熱鬧夜市的民雄鄉以及不發達的公交運輸，這些元素共同建構了一個「陶淵明式」的大學生活。中正對於長期處於北京高效、高速、高壓、高競爭生活環境的人來講，無疑是一種「修養」，使得整個人的狀態都得到一個很大的轉變。誠然，壓力與競爭確實可以激發人的鬥志和社會的高增長，但學術研究並非可以一味如此，相對寬鬆和釋然的生活空間方可使人具有很多的靈感和創意。這一點，我個人真的收穫很大。

外篇、關於台灣的旅行

旅行似乎是來到台灣的每一個人都會選擇的項目，或許是因為這是一片充溢著美麗與優雅的國度。我盡可能多地造訪了台灣的很多城市和地區，足跡遍佈西部與中部絕大多數城鎮以及外島的澎湖與金門。我個人比較傾向於人文古跡的參觀，台灣確實是一個對文化常懷敬畏之心的地方，幾乎所有的遺跡都得到了妥善的保護和文化開發。譬如台南市中心的赤坎樓，其古樓前所矗立數塊關於「林爽文叛亂」的清代滿漢文合璧石碑，就被視作國寶待之，而像這樣的遺跡在中國大陸不乏棄之荒野而少人問津。或許是台灣歷史遺跡相對匱乏，所以人們更加珍視對其的保護與呈現。台灣雖小，但因其歷史脈絡複雜，統治者幾經更迭，加之內部族群多種，使得台灣的歷史文化與遺跡呈現出非常多元的文明特徵，如荷蘭殖民文化、日本東洋文化、遺明文化、清文化、國共內戰文化以及原住民族文化，幾乎每一座城市都是某一種或某幾種多元文化的體現。尤其作為大陸來客，對於金門島之旅是一段難忘的記憶，那既是過去內戰時代的歷史遺存，也是可以觀察今天兩個社會的變遷，一座內戰老城，承載了兩岸關係的歷史文化信息，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